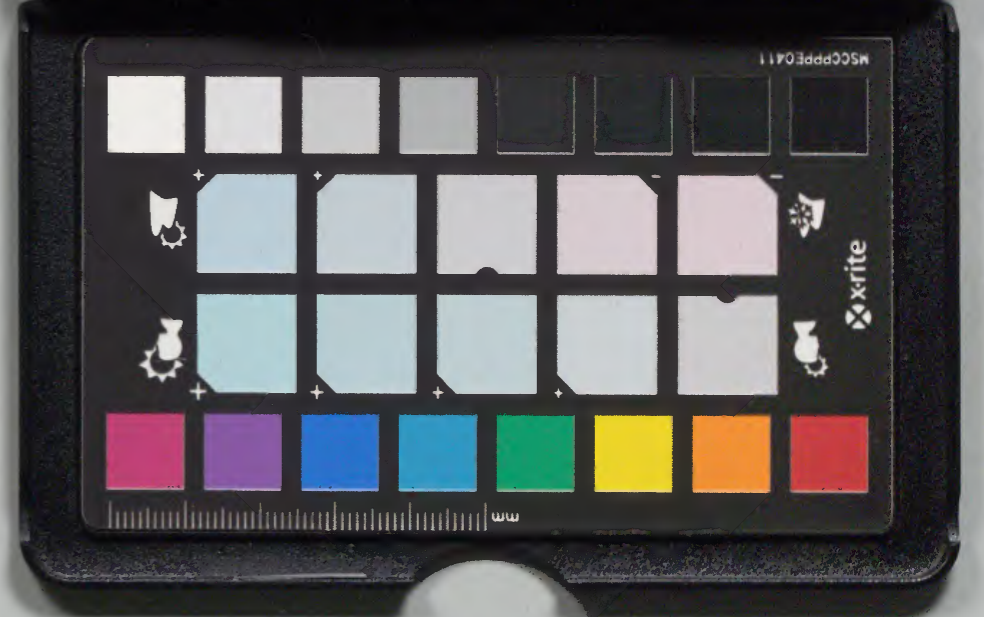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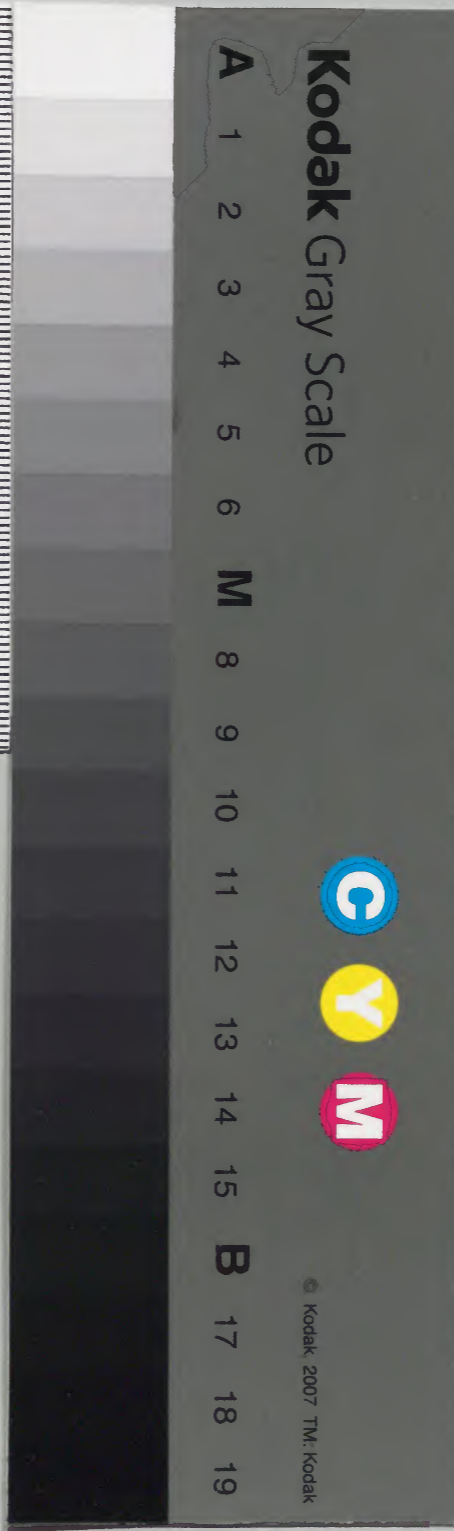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卷九十九之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 59 )
函號	圖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卷九十二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宣城太守范曄撰  
市石章懷太子賢註

淺草文庫

荀淑傳 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趙人也

為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

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

中後載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九十二

荀淑傳

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

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

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

淑對策刺梁氏故出也莅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奔官歸闕居養

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

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蕭專並有

名稱時人謂八龍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地俗本改作汪非專本或作

敷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楨

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饋傲檮賊大臨危降屏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

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後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指之誅靖

者二十六人頽陰令丘頑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淑

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是

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織

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

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諡音息放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

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

弔不行徵命不應頴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

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

爲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

火在天爲日易說卦曰離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

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

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

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

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

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

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故其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

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

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志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

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

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皆

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

論語致猶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左氏傳臧夫

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

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劉放

案

文以自當 至遭母憂二十六日而除 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

三十一日 起視事 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 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 所以崇國厚俗篤化

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 憚難也 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禮記曰三年之喪 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

義備則人知所厝矣 語見易序卦也 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

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 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至未

清為下經 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易繫辭也 夫婦之道所謂

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

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

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

陽交通之時五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

名天也 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

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

也 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

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 今漢

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

失陽唱之義 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 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易

文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

也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崑猶高也易艮下

也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兌上為歲艮為山

唯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

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亥

屬地亥音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

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法

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

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備各以其敘矣躔是也史記

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昔者聖人建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

之源也人能任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

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

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

事之隆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

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盛非

思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

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故

後漢書卷九十二

禮記

卷五

禮記

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  
臺頌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樂室瑤臺以臨陽  
雲雨紂為傾宮解見桓帝紀

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尚書無逸篇其詞  
與此微有不同也

其執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

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  
之愚甚於截趾也臣竊聞從宮采女五六千人

從宮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

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

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

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

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脩

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螽斯蚣蝰也其性不  
妒故能子孫衆多詩

宜爾子孫振振兮日螽斯訓說說今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

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

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象  
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  
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

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

範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六

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  
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  
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督有司必行其  
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弃官去後遭黨錮  
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  
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  
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  
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  
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為妻齊衰

林期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用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後公車徵為  
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  
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  
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  
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  
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  
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  
卓長史何顒等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  
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  
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它所論敘題為新書凡



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

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

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幸趣

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遜則弘道

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崔駰傳荀公之急急自

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

以救楊黃之禍楊彪黃琬也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

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

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

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闈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

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或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

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

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

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

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

本仁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

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  
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  
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  
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  
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  
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  
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  
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請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

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

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國無遊人

野無荒業財不費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

生周給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

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

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

衆心故事無不敷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

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

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固意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

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

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  
 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  
 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  
 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 小人之情緩則  
 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  
 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  
 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  
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  
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政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  
軍令隣國不知 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一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  
之謂德 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

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  
 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  
 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  
 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  
 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 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  
 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  
 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  
 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  
 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

左史記言右史書事

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朝于南門之外闕則闕門左扉

在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

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

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

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于載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

淫過也左氏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

不義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

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

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

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

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

天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

時夏

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于

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

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

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

其軌不隕其業

濟成也

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

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

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

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

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

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傳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羸長羸縣故城今在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雍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

長少能辦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傳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

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議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邪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實慶克夫人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

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

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

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

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

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謂從外署之

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

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

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

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

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

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句

月以暮喪去官復拜除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未城縣西丘長

也比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里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

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

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

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

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

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

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及

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間平心率物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  
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  
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  
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  
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  
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然此  
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  
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  
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  
寔敦勸也欲待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

事節中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  
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  
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先取貝行狀曰將軍何有六  
進遣使官屬弔祠為謚子紀謀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闔門靡和後進之士  
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  
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  
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  
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



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

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

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

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

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

曰楚沈尹成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

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

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

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

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是皇后紀崢嶸音土耕反卓意甚忤

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

作不復辨嚴嚴讀曰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

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

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

在羣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慚長

第謙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竝著高名時號三君

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天子

士執雉成羣當世者靡不榮之謙早終先賢行狀曰豫

寔紀謙形像焉○劉放日案正文多一者字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闡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紮放

言為高也放肆其言不拘節制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

豎已叫呼之矣呼叫譏笑之也芸除草也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

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

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

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

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兵與

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會之言則也慶基既啟有

蔚穎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為字見荀氏家傳也

劉放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為某事乃當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

請相難為悉  
改學者宜知之

後漢書卷九十二終

後漢書卷九十三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李固傳 子熒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

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鼎角者頂有骨如  
鼎足也匿犀伏犀

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

遠千里 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  
補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筭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

一

河圖識辨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人公府定有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節子

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

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

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祭孝廉益州再舉

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

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

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也母寶有山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

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

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

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

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

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今聖躬

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始殆危也龍興卽位天下喁喁

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

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

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  
 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  
 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  
 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  
 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  
 但以爵祿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  
 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  
 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今梁  
 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

何休注云內娶妻大夫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  
 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妾妾違禮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  
 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  
 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  
 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  
 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  
 執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  
 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  
 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  
 以輕厚賜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

水司馬武宣

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比六百石掌宿衛也

開陽城門

候卒迪等

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

小失而漸壞舊章

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卒輝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板反也卒盡也瘴病

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

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宜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

喉在咽以理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星斗元

氣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歲則也法也

尚書出納王

命賦政四海

賦布也

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

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

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

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

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此言

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

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

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

陸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抽招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

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

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

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

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

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

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

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

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宜

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

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明固事又乃

得拜議郎

劉放口案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又乃得已

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

出為憲漢雜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

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

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

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

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為為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許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與

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也劉放曰注為其與盟也案文

少一公字貶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

駭也何以不氏敗之也身敗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

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

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

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

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魚為

也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

未立羣下繼望劉放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可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

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

天意若有皇子毋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

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寵成禍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

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

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

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央雲起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

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

畏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

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日月者眾陰之

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

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

地之心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是以

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

身退天之道也



之憂為利所誘林迫於憂勤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

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

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

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

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盡行無

留吾事也但然耕不 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

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

謂靈 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

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

內赦寇盜前黨與之二吏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

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

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

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

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

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

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

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

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

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

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

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璋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

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攘治亂之遺風  
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  
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  
鳴玉以相問圍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  
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詞辭以行諸侯有  
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  
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  
實焉與此所引不同也

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

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閭未嘗不執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

記 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

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工博極羣藝十辟公府三

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出平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之不見省納遷江夏太守策

書嗟歎侍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

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职雖無奇

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

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

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

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皆怪始隆崇今更

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

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

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

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原太守見百家語也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

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  
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金是宦者親屬輒為請  
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  
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  
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  
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  
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  
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  
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  
過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

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

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

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

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

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胡亥趙高

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

變乃祕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

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元年楚漢

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

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此天下大

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

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

周勃立文帝霍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廢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三歲

而崩又立安帝時十餘歲閻太后立北冀不從乃立樂

安王子續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

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

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

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此遭不造委任

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

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宦

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冀冀

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書曰粵若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

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觀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土天下之時金銀珠玉

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望色也榱桷柱

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饘煖糗酸醎不易也斯所謂聿追來

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承哉追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

也行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白隆支黨

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

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

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後轉輒

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

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

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

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

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璣玉衡以

曰璇璣美玉也璣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

在內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

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

殺江都袁元江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

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志沒有誹謗之說

天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

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

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鳩帝苦煩

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惠所由帝尚能言曰食

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

飲水語柔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戒

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

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

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

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

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  
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

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

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  
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

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

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

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

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

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

之折骨  
昌邑王賀武帝昌邑哀自非博陸忠勇  
霍光封博陸侯

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

將傾矣  
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雖

席案劔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至憂至重可不熟

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

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

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

先是蠡吾侯志常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

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  
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

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

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

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

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  
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  
莫不懍懍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  
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  
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  
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  
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  
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  
訴字林曰鈇鑕也鑽音質榘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  
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

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槨以殯殮於本郡境

角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

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

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

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

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

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

牧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

茲字季公並為長史聞固策免金弃官亡歸巴漢南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

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小子變得脫亡命冀  
出逃子賤畏法劫吏驗實就殺之

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四通四出者也令

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明陵人也年

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

所上章也蒼頡篇曰鉞斧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

往臨哭陳辭於前途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

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

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

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

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踣踣曲也踣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

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也耳目適宜視聽口

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

類嘗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察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

去恒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祿斂歸葬

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

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頗用其言

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俱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爨宇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



後漢書卷之十三 列傳 十一

燮年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

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邵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

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

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

委君以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德

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為酒家

備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而託命滕咨家以得免與此不同而成賈卜於市各為

其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

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

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

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

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

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

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

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

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

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

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

後漢書卷之十三 列傳 十一

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金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  
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  
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  
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  
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  
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  
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  
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宦者傳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  
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  
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節捕殺之邵當遷為

邵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

○劉攽曰

案既邵遷為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邵還至洛陽

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

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 杜喬傳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

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

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

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

因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  
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官瑗  
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  
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  
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  
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  
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並帶無功之紱  
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

長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  
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  
省益州刺史种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  
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  
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  
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  
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  
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第宜  
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費  
金一萬斤納采鴈璧又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  
乘馬一依舊典也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口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

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國邪也由

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慮

衡左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

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荒

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遂不

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求免而已續漢書曰喬

冀諷吏執鮪冀愈怒使人劾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

為喬門生喬不肯明日冀驛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

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

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

洛陽乃著故赤憤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

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

帶鉄鎖詣闕上書拜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

殞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

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斬長斬今徐州政有異績遷平

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

牧豕云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立言踐行立其言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

行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徇求也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

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槩節也立身之道唯

孝與忠全死生之槩

須得夫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為生則騫義騫違也專

為物則害智為物則伐智以為害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

主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

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

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問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

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也豈不

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

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

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道亡時晦終離罔極離神也毛詩變同趙孤趙胡之子

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胡各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

韓厥立趙孤而世載弦直也

政滅屠岸賈也

吳而

天祐字李光

天祐字李光

天祐字李光

天祐字李光

天祐字李光

天祐字李光

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  
生以害仁也順桓之問國統二絕太后稱制賊臣死  
李固位持重以平大義稱于而不

嬰公氣性曰劉勰劉勰七中止平劉勰景公與

嬰公氣性曰劉勰劉勰七中止平劉勰景公與  
鼓九史時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劉勰鼓劉勰鼓劉勰

鼓九史時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劉勰鼓劉勰鼓劉勰

漢書卷九十四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

守恢或作悵  
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

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  
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

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  
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九十四

列傳

九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

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

也始安越城伍也裴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

氏之說則為審矣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

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微

名微要也音江亮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

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

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

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禮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

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行

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

無耻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

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

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

日祖道者行祭為道路所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

及祀較注云祀較者封上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

主祭之以車轆較而去喻無險難○劉敞曰注功曹以

以芻棘栢案禮記云芻芻栢此少一著字也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

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時公沙

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

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

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

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

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

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

官至酒泉太守

守

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三為郡守督郵會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自令郡郵趙明

府成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

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

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

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

市單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

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

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

仁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

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

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

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

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非

今若背親逞怒

若汝也逞快也

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

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日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

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

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

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

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合血言曰妻若生子名

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縲而



死謂以編為綴投之而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耆舊傳曰

書之問上可無幾微之敬遷齊相大將軍梁冀妻為長

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

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

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

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任

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為銅陽侯相銅陽縣屬汝皆

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

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雙人也雙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穎

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

因以為氏典為五官旬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先賢行

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

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典與之數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本

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本

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

七十與游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

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

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賦畝之間前書冀遂山陽南平

李亮州鄆縣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

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品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

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

穀梁傳曰故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

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

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

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

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

後有邊延三

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齋

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瘰癧除邪逐鬼

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

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

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

觀夫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

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

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

如欲分其大較較倫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

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

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

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

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

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

華紛緝說文曰緝繁絲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

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猶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

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

大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孔子取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

為孝經之詞也論語載有若之詞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

仁之本與若之詞也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

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

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純也言若先孝後仁則

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

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虞舜一已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

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

會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會參閔管仲以九合為仁功論語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鄆兩會于幽又會于首止載審

母洮葵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

各從其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

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

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

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

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嘗吾嘗味爽櫛梳坐於空堂

國注尚書曰昧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

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

誦殷周之詩講義文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

易論孔氏之春秋也百家眾氏投簡而作言誦經典之餘

遠字鑊檻層軒王洋洋乎其溢耳也洋洋美也渙爛今其溢目也渙爛文

紛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

為與宋玉天言賦曰方地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短也

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

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

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和而歌於市中

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見逸方之於吾未足

况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束脩謂束帶脩飾鄭玄注為人

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

黷易繫辭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色媿曰

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

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有觀者百餘

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塞怒

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技左

右也失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

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慎勿迷其本

盡思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無之焉

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未康元年卒于家鄉里

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焉有

志行文意故圖其像而偶之焉

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  
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

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

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人皆白太守歸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

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

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

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

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不許遂令人譚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三爰益諫而二弟階寵終用勃慢卒周有播蕩之禍

漢有爰益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

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

快也謂彼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疋妙反內荒酒樂出入無常

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弃子或朝之

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

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於兄弟恐遂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乞露臣奏

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

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

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

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

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惺竟坐逆謀貶為瘿陶王弼

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

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

州郡切急也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

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總反坐傳舍召朝而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

六郡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相帝為孟孫侯受學於甘陵周

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搆遂各樹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

也理正也左傳曰先土疆理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

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

氣故謂之風好惡取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

之俗也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

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

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僣贖罪得免俸音扶濟活者千餘

人弼為政特挫抑疆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

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與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

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拜

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

書劉放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誦也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

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府

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

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

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澠之間大言於

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

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

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勿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

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

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

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

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

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昔文王牖

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

里閔散懷金牖里殷獄名或作姜亦名姜城在今相州

乎呂尚尚知二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因文王乃以黃

金手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侯乃求

後漢書卷之九十四

有莘氏女驪戎文馬有能九駟宅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

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

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

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

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字雉瑋昭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

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

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

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

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

對子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史弼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

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斯亦未可論也

###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

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

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

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

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

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

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



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羞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

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

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

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愿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

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塞裳入山林之

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絃歌以女貞之辭憂自經而死○劉放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

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遠儉而用禮乃夫士立爭友

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磋象曰磋言友之相規

誠如骨象之見切磋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又矣

愛其警言哉無日則曰書今足下之於漢朝猶且與

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

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攬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帝紀尋春秋之義

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

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案

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力乎切食

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也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禮

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嶺也碣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

漢書卷之九十四

變左傳曰楚公子比參王之子也靈玉也靈玉也靈玉也靈玉也

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直為君比弟公子奔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驚起乃自殺

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于猛立尹氏周卿士立

子朝奪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

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

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

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

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

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

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時始立太學右經

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

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回冗猶紆曲也臣前以

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批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為之解詁

而家之無力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

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

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

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前書謂文字為小

學也與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却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圖洛書相為經緯入卦九章相為

表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

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  
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  
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  
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  
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行  
為君舒緩則臣嬌慢故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  
日行遲而月行速也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  
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  
注曰避正寢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己過  
過日食時也午既食之後雲霧掩曖比年地震華李互見臣聞漢以

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  
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  
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  
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  
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  
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  
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  
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盡  
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也備寇者侯王之  
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

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

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

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年考九年能否幽

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

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

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

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

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漸造作雲梯垂

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執或勸植以賂

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

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軍

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

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

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

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

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

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

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

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劉放日案文少之

字不成 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

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卓

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

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

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

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

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

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

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孤到此州嘉其餘

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

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其子孫并致薄醜醜祭醜也音張芮反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志

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

舉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危亂而見

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

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

諸專諸也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

也分者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

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

也戕折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 趙歧傳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

臺卿

以其子為御史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

也歧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子女融外戚豪家歧

常鄙之不與融相見

三輔決錄注曰歧娶馬敦女宗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歧家多從賓

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歧亦厲節不以妹聳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善曰馬李長雖

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撒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仕

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

蓐也聲類曰蓐薦也

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

遯無箕山之操

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

也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

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

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

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

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

曰歧為長和疆討姦大興學校也

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

悺兄勝代之歧耻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

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玠為京兆虎牙都尉

郡人以玠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為貶

議玆深毒恨決錄注龔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與工草書稱于前代龔與羅暉拙書見龔於

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玆為京兆

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戡逃避之玆果收岐家屬宗親

陷以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為

玆所殺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

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

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

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

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

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

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見屯歌

二十二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

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

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閣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

之書四十一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

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

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

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隴西郡岐與新除諸

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

辭得免展轉還長安

決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復遇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

馬日磾撫慰天下以歧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歧

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

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歧至皆

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

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

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

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

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

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入差全歧雖

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

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荊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即

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

寓於表表不為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

刺史歧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

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為太常年

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

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

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圖子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

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



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者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徠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賢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和

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于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掖大也為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進莪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  
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書卷九十四終

後漢書卷九十五

皇甫規傳第五十五

未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機度遼將軍父旗  
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  
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  
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

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  
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  
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  
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  
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  
百億計懸猶傳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  
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  
皆由邊將失於緩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  
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  
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

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眾

也穀梁傳曰出日治兵入日振旅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

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

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一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

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

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

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

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

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膏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

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故每有征戰

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

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安有變而

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

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

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

如熒如燮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

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无無狀者亟便黜遣披

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

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

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今日立號雖尊可

也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

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

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

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

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

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

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

在位素餐尚書急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零吾為涼州刺史後先

零諸種陸梁覆沒管場說文曰也音鳥古文規素悉羌

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也音鳥古文規素悉羌竭愚鈍實賴兗州

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

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

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

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

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

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烏鼠山名

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椒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緩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

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

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清

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

前變未遠臣誠戚之

戚憂也前變謂羌反

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

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

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

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

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以羌遂遣使乞降涼

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翁

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

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

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

蒙漢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規出身數年持節

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

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

羌令其文降

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

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

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矣

蠢動也

爰自西州

侵及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也

舊都懼駭朝廷西顧

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

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

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

即移書軍事營及郡勸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

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

臣之義不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曰謗

故恥以片

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

先事謂前車敗將也

前踐州

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真

旋師南征又上京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

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

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

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

謝其錢貨

謝猶也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

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考噉世尚遺匈奴以官

姬

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

鎮烏孫以公主

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

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

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元則良臣之才

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運理

自末初以來將出

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元封寫之權門

言覆軍之

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人權則

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

督本土亂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

宜也臣雖汗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

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擬而走險急何能擇也

其年冬

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

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

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

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孫大匠也

諸公及太學生

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

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官

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

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

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

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

將軍規為人多意竒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

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主良友還規編素越界到

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

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第仕塗故激發我

耳

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

吾當為朝廷愛之何能申此子計邪遂

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

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

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

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

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末康元

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

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



等黨

一除內嬖

無德而寵曰嬖 謂廢鄧皇后也

再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 任胤殺南陽

太守成瑨太原 太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

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 矩字叔方忠

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古本

趙典尹勲正直多怨

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

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傷善哀及無

辜今與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

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蹇直則前責

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

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

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

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

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

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

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

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

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

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有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四十五萬餘言與滅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  
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  
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  
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  
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  
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與不聽遂進屯長城  
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  
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  
遂相率與與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  
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與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

會長又遺金釵八枚與並受之

郭璞並山海經云釵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

也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

以酒沃地謂之使

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如羊如粟喻多也

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

所患苦及與正身繫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休屠各

屠音直於反

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與

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  
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元  
年鮮卑寇邊與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

被誅與以故吏免官禁錮與與皇甫規友善與既被錮  
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  
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  
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  
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  
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  
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  
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部殺略  
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  
於是上郡沈氏安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

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與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

督幽并凉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

曼栢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寧縣故曰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

賜甚厚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與

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

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殺初掠雲陽夏復攻沒

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螿等螿音音脅同種復鈔

三輔與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

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

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

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與因功特聽故如為弘  
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實太后臨朝大將軍竇  
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  
亂以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與少府周靖率五營  
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與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  
封侯與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  
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  
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  
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  
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能霧散與

期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

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

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

禮天乃動威尚書太傅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

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

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

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

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天子深納與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

自從轉與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

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滿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  
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  
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  
不許諾唯與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  
里與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  
隸校尉欲逐與歸敦煌將害之與憂懼奏記謝熲曰小  
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  
州部河南雒陽  
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  
以與屈於熲稱曰州將焉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  
及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  
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

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報

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

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髀音步弟反史記楚發  
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齋百金車

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王少  
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饑田者操一豚

鬻酒一盃而祝曰甌婁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  
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

千鎰白璧十  
雙車馬百駟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

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禍得死  
人骨吏以聞文王曰壽之使

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  
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歸之

曰文王賢矣澤及  
行骨又老人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  
燕昭王

賢士與其國以  
先王之魏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

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  
年不得消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  
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  
矣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  
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暮年千里馬  
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  
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 黨同文昭之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十一爭歸燕焉 黨同文昭之  
德豈不大哉 朝友 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  
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  
雅曰哀我征夫 獨為匪人也 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  
肉 言將為人 所吞也 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頽雖剛猛省書哀之  
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  
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與少立志節嘗

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  
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練百匹與惡卓為人  
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  
十要銀艾 銀印綠綬也 以艾也 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  
忌 老子曰和其 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  
曉期而復纏以續綿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宦朝  
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 陸倕鄴中記曰 求嘉末發齊桓  
公墓得水銀池金釵數十箔珠襦玉匣繪綵不可勝數  
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  
而有一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晉 儉非王孫 武帝時揚王  
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 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 親土

後漢書卷之五 卷之五 三

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

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僧虔志曰芝

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張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志帛必書

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墨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芝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章仲將謂之草聖也

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與為武威太

守其妻懷孕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獲

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

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

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臣者有鄭眾封鄭鄉侯也秦志數十年

聞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實武

大信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

暨子楊戈以斷忠烈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實武等雖恨毒

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噉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噉泣貌也音知

反劣

### 段熲傳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

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為發喪

上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

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宮儀曰丞秩三百石令

秩六百所在能政○劉放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遷遼東屬

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頰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

去乃使驛騎詐齎重書詔頰頰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

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頰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

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

邪賊東郭寶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

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

徒尹訟薦頰漢官儀曰訟字公孫舉人也乃拜為中郎將擊寶舉等

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為列侯賜錢五

千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

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姐音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

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

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

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

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

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

日中刃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

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

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

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頰降劉放曰案燒當一種不



止九十餘口其種中九十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在今

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州狄道縣東煩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

街允音鈇街音階殺略吏民煩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

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煩將

湟中義從討之凉州刺史郭閼貪其功稽固煩軍使

不得進稽固猶停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閼歸罪

於煩煩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

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煩以千數朝廷知煩

為郭閼所誣詔問其狀煩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為

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

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

盛凉州幾亡冬復以煩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

羌封修良多滇那等綴以音良逐反又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

率三千落詣煩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煩將萬餘

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煩復擊勒

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

於湟中煩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

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煩遂窮追展轉山谷間

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略武威間煩凡

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

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末康元年當  
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  
大破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三千  
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  
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  
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頰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  
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因上言曰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  
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又不進者當慮

參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  
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  
以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  
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  
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又亂并涼累侵三  
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  
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  
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  
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  
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

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未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未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鼓陽直指高平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眾恐頰乃令軍中張鍬劉放曰案又鍬非可張未知何字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

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

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為患頰前陳狀欲必掃滅

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

醜奔破浹也浹音子牒反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無筭洗雪百

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

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日賜

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絲物

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

水上東觀記曰頰曰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

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向落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

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

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

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頰士卒饑渴乃

勒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

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頰乃被甲

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

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重眠也既到涇陽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

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

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

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未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

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

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

意云臣兵累見折劔傷敗曰劔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

誅盡言羌亦稟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

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

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

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

興而雨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寧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

乎從之師興而雨也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

上占天心不為災傷

占候也

下察人事衆和師克

克勝也左傳曰

師克在和不在衆也

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

劉邠曰宮縣案文宮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官也

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

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獷敵

獷惡兒也音谷猛反

誕辭空說僭

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宣帝時

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

羌傳

始服終叛至今為鯁

鯁與梗同梗病也雅云至今為梗

故遠識之

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

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

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

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本規三歲之費用

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

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

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

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

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

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頰以春農百姓布

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

兵執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卦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

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師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

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  
 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在  
 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  
 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頰  
 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  
 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  
 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  
 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靈帝詔頰  
 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  
 師稱為京州三明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明儷蹤

儷也

儷也

戎驂糾結鹿斥河潼

潼也

也規與審策亟過囂凶文

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

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卷九十六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陳蕃傳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  
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  
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  
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九十六

列傳



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

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衆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也傳

謂符也音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

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于乘和帝更名也時李

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

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前後郡守招命

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

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塋陰今入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陰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

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菜蕃與相見問及

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

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且祭

不欲數以其易贖故也贖媮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况乃寢

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

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

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

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

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二郡之民

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

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  
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  
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  
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  
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  
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妻鄉  
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  
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

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

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

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一諸

以輔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

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

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

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

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

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

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貨計費量鄧

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

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

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

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

○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

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

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以寫詔書也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

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僇爵關內侯

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

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

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

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

于遊田尚書無逸篇之言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

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

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

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

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

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

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與  
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  
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  
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為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  
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譖訴坐免  
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  
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

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劉放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臣不  
如施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  
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河木反  
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  
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  
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秉執  
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  
考殺之劉放曰案漢魏鞠獄皆云云考竟此誤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  
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  
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宦官傳

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璿璿超等帝

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

齊桓脩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存伍修甲兵大

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譏其與隣狩也僖公二十一年新

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

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

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

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解

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

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亂讓淑忠戰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天啓聖

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

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

貪虐姦媚左右前大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

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蓬

下有何悁悁說文曰悁悁患忿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

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

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

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宜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想

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宜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

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

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

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

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

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

語見董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

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

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

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敷奏其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

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

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

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

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劉放曰案文

府有長史故猶以著名臣不敢加害璣字文理高唐人

因蕃見譴也璣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

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

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

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

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由此言之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

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

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爲異始

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

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

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温處瓜實詔博

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

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

今新豐縣温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阮古

老相傳以爲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

秦阮儒處也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黃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

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

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

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

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

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此也禹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

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

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又青徐炎旱五穀損

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

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

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

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恨

猶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

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

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

舞於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以

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

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書谷未曰臣

聞天生蒸人不能相符為立王者以統理之也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

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

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

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今帝祚未

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

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

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

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讎無德

不太傳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忠孝

之美德冠本朝蹇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閭丘平曰夫士亦華髮墮

顛而後可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

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即就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  
之封功德是為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  
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  
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手也  
十一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  
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竇太后不許  
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  
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  
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  
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

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嬖音乃反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  
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  
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  
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  
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  
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蹶蹶道路誼譁  
言侯覽曹節公乘聃王甫鄭懿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  
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嬖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  
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

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  
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  
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  
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  
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  
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  
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  
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迂迂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  
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

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  
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  
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  
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蹋蹴蕃曰死老魅復  
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  
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  
為銓令銓縣屬沛郡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  
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劉放曰案文授當作受  
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  
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

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  
譴超超詣獄謝二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  
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

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

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

霧也違避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

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

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

望之業矣懍懍有風禾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

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 王允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

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

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

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

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二年然後歸

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

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

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怒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再入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乃遣客謝之曰君以

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深計謂又為深計深計謂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怨已不責於人也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帝即日赦尚復為雲中太守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

千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千大命寡人之過也于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會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

庸勲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

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

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

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

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睚音五懈反眦音士賜反

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

內陳留間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

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

卽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

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

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

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

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

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

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

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

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

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

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

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

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

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

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

人呼雨止曰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

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

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

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

語在卓傳帝時在愈故入智只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

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

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

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

稜疾惡稜威稜也力登反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

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

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

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

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劉氏曰今若

一曰解兵關東案  
文多關東二字

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制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

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

已

朝廷謂天子也

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

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

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

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

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

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

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

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

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

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  
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  
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管喪戩音翦王宏字長文少有氣  
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  
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  
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  
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  
僮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  
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  
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

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二百戶士孫瑞  
字君璩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  
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  
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  
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  
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  
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懷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  
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  
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

太祖時為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

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

懸解懸解喻安泰也而終不以猜忤為憂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

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

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

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

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子師圖難晦心傾節

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

性屈意卓被殺為拙也後漢書卷九十六終

